

海岛沙龙方兴未艾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中国早有沙龙文化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“沙龙”一词是舶来品,最早源于意大利语单词“Salotto”,是法语Salon的译音,原指法国上层人物住宅中的豪华会客厅。从十七世纪始,巴黎的名人(多半是名媛贵妇)常把客厅变成著名的社交场所。进出者,多为戏剧家、小说家、诗人、音乐家、画家、评论家、哲学家和政治家等,其中一些文人学士往往在沙龙里朗诵自己的新作。他们志趣相投,聚会一堂,一边呷着饮料,欣赏典雅的音乐,一边无拘无束地交谈。后来人们便把这种形式的聚会叫做“沙龙”。这种聚会风靡欧美各国文化界,十九世纪是它的鼎盛时期。

其实,早在中国古代已有类似的沙龙的聚会,只是那种聚会叫“雅集”而非“沙龙”。著名的《兰亭序》就述说了一段传承千古的文化雅集之事。而类似的“文人雅集”,历朝历代也是长盛不衰,经典佳作层出不穷。

不过,真正以“沙龙”形式在中国风靡一时的文化聚会,则是在“五四运动”之后。林徽因的客厅就曾因举办沙龙而赫赫有名。上世纪30年代,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家搬到北平总布胡同的四合院后,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。慢慢地,梁家便形成了二十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,人称“太太客厅”。

按照梁思成的回忆,“当时北大、清华等校的少数教授,有一个‘小圈子’,周末大家聚在一起,吃吃茶点,闲谈一阵,再吃顿晚饭。常来参加这聚会的有周培源夫妇、张奚若夫妇、钱端升夫妇、陈岱孙、金岳霖、叶公超、常书鸿等人……”

在“太太的客厅”里,同好们常常交流学术、政治、绘画等各项内容。按照客厅沙龙成员们的回忆,在梁家的茶会上,梁思成会谈到日本的古建筑,林徽因会谈论天府之国的文化,谈论在考察建筑期间的种种风土见闻,也会谈及家庭趣事,谈到童真,常常充满笑声。

实际上,比起上世纪30年代林徽因的“太太的客厅”,上世纪20年代凌叔华的“大小姐的大书房”早已名噪京华,也是众多文人雅士定期聚会的场所。

凌叔华出身于旧式文人家庭,父亲凌福彭与康有为同榜中进士,好同文人墨客觥筹交错,辜鸿铭、陈寅恪、齐白石等大家因组织“北京画会”成为家中常客,凌叔华也从小受此熏陶。在文艺界崭露头角的徐志摩、陈西滢自此也是凌府常客,时常带朋友来高谈阔论,凌家逐渐成为文人雅士聚会的沙龙。



凤凰九里书屋请来台湾摄影大师阮义忠办摄影沙龙。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



方外空间的音乐沙龙。



知和行书局的绘画沙龙。

方外空间的“文艺沙龙”、拾渡的“人文会客厅”、凤凰九里书屋的“文化分享会”、知和行书局的“小资风格沙龙”、省图书馆的“文化艺术沙龙”……近年来,海南沙龙活动日益丰富,从咖啡馆、茶馆到书店、图书馆,很多休闲文化空间都会定期举办沙龙活动,丰富了海南民众的文化生活。

其实在很多城市,都有各具特色的沙龙。文化沙龙的兴旺与否,检验着一座城市的文化生态、眼界胸怀、创新能力、艺术趣味。就目前而言,海南沙龙活动开始繁盛起来,不少沙龙开始呈现出与城市气质契合的气息。

期待海南版的“花神咖啡馆”

海南大学北门对面的拾渡人文会客厅已经举办了392期。从2016年12月起,每周二晚上,闻着优雅的香气,坐在古色古香的茶馆里,屋里举目便是古琴、书法作品,二十余人“围炉夜话”。

沙龙的话题古今中外,有作家蔡之岳聊一聊苏东坡,也有独立音乐人在此举办海口民谣音乐会,诗人翟永明出版了长诗《随黄公望游富春山》会来谈一谈,拾渡人文会客厅也会请哲学学者、青

年雕塑家、艺术杂志出品人来个“锵锵三人行”,这些沙龙活动场场爆满,是椰城文青的“打卡胜地”。

把咖啡馆当俱乐部,是欧洲都市的传统。茨威格在《昨日世界》里,把咖啡馆称作民主俱乐部,捧起一小杯咖啡,无论是何出身的人们都可以在这里写作、讨论、收领邮件,对全世界报刊上刊登的时事与作品发表意见。

至今仍有许多游客到访巴黎必去花

神咖啡馆“朝圣”,不仅是为那黄金时代的传说,也是为那都市的自由与包容。在拾渡人文会客厅的组织者杨静看来,都市不仅容纳百川,还为更多的碰撞与相遇制造机会,而这也是她坚持做了三年沙龙女主人的初衷,想做一件公益的、有意义的事情,想为城市增添一丝文化的温度与活力。

“在现实之外,有一个精神的小屋。”海口中山路骑楼老街方外空间沙龙主人

杨菊香也表示,方外空间虽然成立时间尚短,到目前为止做了近20期沙龙,包括手风琴、古典音乐、民谣弹唱、绘画、英语等,接下来还会开展人文阅读思想者读书会、摄影美学沙龙、钢琴、大提琴、小提琴、布鲁斯专场,还准备尝试实验戏剧、音乐剧,形式多样,从艺术展览、演出、交流到讲座、互动兼有,她希望通过各种尝试,以鲜活的方式感染更多文艺爱好者,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。

社交媒体添了一把火

度去思考,如果是自己会更想参加怎样的活动。

从活动形式来看,邝育新认为,现代生活是围绕社交媒体展开的,很多人参加沙龙活动都会拍照发朋友圈或者微博,因此,从策划绘画沙龙起,邝育新就特地安排专业摄影师为

客户拍照,记录下他们在油画架前挥毫的瞬间。

一方面,参加完活动可以发照片迎合了现代人的互联网社交属性;另一方面,这些发布在社交媒体的照片往往会吸引更多的人报名参加。

对这些沙龙活动举办方而言,微信

互动性沙龙有门槛

理解,需要分享与沟通,而沙龙恰恰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能。”

海南日报记者也在采访中了解到,海南的沙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:一种是以爱好为组带的互动性沙龙,另一种则是以知识分享为主的沙龙,前者有一定的门槛,多为小圈子内的聚会,

侧重于高山流水的互动感,这一种更符合沙龙的原意,如迦南地读书会沙龙;后者则类似于微型讲座,由特定专家分享特定主题,知识性较强,互动性较弱,如拾渡人文会客厅、省图书馆的“文化艺术沙龙”等。

省图书馆馆长李彤坦言,高质量的

文化沙龙对嘉宾与参与者都有较高的要求,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,需要一个长期的沉淀与培养过程,虽然目前很多参与者还不能在沙龙活动中提出好的问题与嘉宾互动,但随着活动的举办,参与者的水平也会慢慢提高,沙龙的形式也会逐渐从知识分享型过渡到互动型。

海南文化沙龙将向何处去？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无论是成都的“白夜”,还是北京的“单向街”,抑或是798艺术区里各色的城市地标般的存在。在这儿,呷着咖啡,欣赏着特色音乐与作品,可能会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,秉烛长谈,是旅行“打卡”的必经之地。

同为旅游胜地,在沙龙文化繁盛的当下,海南离打造地标的文化沙龙究竟还有多远呢?

海南呼唤精品沙龙

成都“白夜”沙龙有翟永明,“单向街”有许知远,海南大学教授、画家王家儒认为:沙龙最主要是依靠真正的精英人士,那种博古通今、学贯中西的人才。“一般的沙龙活动想请大牌专家还是比较难的,一般人很难有这样的资源与渠道,并且一些大牌专家也不太好请,对场地、活动性质都会有一定的要求。”

太阳城24小时新华书店负责人叶保霖也曾想策划组织沙龙活动,也与几位专家谈过,却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不了了之。

“沙龙的参与者与组织者都是一些文学爱好者,他们都无功利目的,我参与这些活动也都不收钱。”作家清秋子因为喜欢与青年人交流,在海南沙龙活动刚刚兴起时,还颇为热衷,甚至到调侃自己“都快成咖啡馆活动家了”,但如今却表示,他甚少再参与此类活动,因为有不少沙龙组织者太流于表面,并没有真正用心做功课、策划。

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,有些沙龙会定期播放老电影,意图形成小剧场性质的电影沙龙,但一些参与者表示,由于沙龙组织者并不是真正的电影爱好者,播放的电影过于大众,对真正的电影爱好者并不是很有吸引力。

先生存才能再成长

“现在的一些沙龙活动仅是以沙龙的名义举办商业活动而已。”王家儒言语之间,似有无奈,“当然,有总比没有要好一些,沙龙文化肯定对艺术气氛形成有作用。”

毕竟很多沙龙是有规律不间断的,每周都有,这无形中就打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生活,周末去参加沙龙,有可能成为一些人的生活习惯。

虽然有些专家会怀抱着公益目的出席沙龙活动,但是有些沙龙主人仍对活动抱有商业期待,或在活动前介绍商品,或期望借助沙龙的人气提高品牌知名度。不少受访者对此表示理解,他们认为,公益很难持久,无论是专家的脑力劳动,还是场地、人员等方面的投入,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费用。

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:一些公益沙龙,或如省图书馆的文化沙龙因有一定的平台资源,或如凤凰九里书屋以有实力的企业为后盾,可以邀请到高水平的专家;而另一些咖啡馆、民营书店,大都只能通过付费形式维持基本

收支平衡。

“收费不仅仅是钱本身,这也是一种筛选与门槛,愿意花钱也意味着对活动的重视程度更高。”企业家胡晓君组织过一些付费的红酒沙龙,他也正在筹建长期的会员制沙龙,但他表示,如果有识之士有需要,他并不排斥出场地组织公益沙龙活动。“作为商人,我们肯定希望通过举办活动,找到我们的目标客户,但商业是商业,活动是活动,我们分得很清,不会在活动上卖东西。”

在艺术史上,艺术赞助人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,比如,意大利美第奇家族之于文艺复兴,格特鲁德·斯泰因在巴黎花街27号举办星期六沙龙活动。”在很多城市,很多企业都会有自己的美术馆,他们会收藏、资助一批艺术家,支持他们创作。”海南师范大学教授马杰认为,“艺术也离不开商业,毕竟艺术家也要解决生存问题。”

期待吹响“集结号”

“海南人口基数少,加上长期缺乏有目标性的普及艺术知识,普通市民也不太了解艺术作品的价值,总认为那是艺术家小众的事儿。”王家儒分析道。

“很多市民都想学画画、懂艺术,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入手,因为找不到第一步,他们就一直搁浅了自己的艺术梦。”知和行书局负责人邝育新认为,从她组织的付费艺术沙龙活动的火爆程度来看,现代人的物质生活提高了,大家自然而然就会有精神层面的追求,很多市民其实很有学习艺术的热情,只是苦于不知该怎样开始第一步。

而沙龙的出现,就像是一个传播媒介,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沟通与学习的社交平台。从早期公益的作家分享会,再到如今的付费体验,目前知和行书局举办的沙龙活动更倾向于“梦想的实现”,让成年人零基础学油画、做手工,学会优雅品酒。虽然每次需花费百十块钱,但仍是场场爆满,要提前预约才能参加。

“海南想成为沙龙文化艺术集聚地、打造地标型的文化沙龙,要有待时日,而且要有良性的催化方式。”王家儒补充道。马杰也认为,文化沙龙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,海南既有本土专家,又有“候鸟”专家,并不缺好的内容,关键在于如何将各方资源集结起来,有没有人愿意做这件事。

“方外空间虽然刚刚起步,但是感受到了岛上这样一股积极的力量,相信海南有质量的文艺沙龙,可以迎来富有生命力的成长。”方外空间沙龙主人杨菊香表示,文化沙龙是一种自发的聚会形式,人们为了共同的爱好,讨论某一个喜欢的话题,各抒己见,无拘无束,是一种接地气的文化交流方式,很有生命力,她看好文化沙龙在海南的发展,只是这需要社会、政府、文艺家等多方面的努力。